

腊月灯火照归程

□ 白杨

过冻土，留下浅淡的纹路。路两旁的店铺多已备起年货，玻璃柜里码着整齐的春联、福字，红纸映着灯火，添了几分热闹。有老妇坐在门槛上择菜，指尖冻得发红，面前竹篮里的青菜在灯光下泛着新鲜的绿意。不远处的屋檐下，几串腊肉、香肠垂挂着，油脂在风干中凝出白霜，被灯火镀上一层温润的光泽，那是腊月独有的烟火印记。

行至老巷口，撞见一户人家正贴春联，男人踩着木梯，女人在底下递浆糊，孩童捧着横批在旁等候。春联的墨香混着浆糊味，在暖黄的灯火里漫开。想起张耒《腊月书事》里“寒天催日短，风浪与云平”，这般寻常景致，恰是把腊月的清寒与暖意揉在了一起，不似诗词里的苍茫，倒多了人间烟火的实在。

越往深处走，灯火越密，也越暖。寻常院落的窗玻璃上凝着薄霜，灯火透过来，晕开一圈圈暖黄的雾，隐约能看见屋内晃动的人影——或是妇人在灶台前忙碌，或是老人在灯下择拣年货，每一盏灯火里，都裹着等待的温柔。我想起梅尧臣《腊日》中“独酌

试新酒，空斋对旧炉”，此刻倒觉，比起独居的清寂，腊月里的灯火，更懂归人的心事。

行李箱碾过巷口的青石板，终于停在熟悉的门前。院门虚掩着，门楣上悬着的灯笼早已点亮，红绸穗在寒风中轻垂，不晃荡，只静静映着门环上的铜锈。推开门，庭院里的几株腊梅开得正盛，花瓣沾着细碎的雪，在灯火下泛着淡淡的白，香气清冽，漫过鼻尖。堂屋的灯亮得通透，母亲正蹲在地上整理年货，竹篮里的花生、瓜子堆得满满当当，她鬓角的白发沾了些碎絮，在灯光下格外清晰，听见动静抬头，眉眼间的疲惫都化作了笑意。

屋内的炉火正旺，把墙面烘得暖融融的。桌上已摆好了几碟小菜，瓷碗冒着淡淡的热气，氤氲了灯光。我卸下行李，坐在炉边，看母亲在灶台与餐桌间往返，灯火把她的影子投在墙

上，忽高忽低，像极了小时候记忆里的模样。原来腊月的灯火从不是寻常光亮，它是街巷里的指引，是院落里的等候，是跨越千里也能暖透人心的牵挂。

夜色渐浓，街巷里的灯火依旧明亮，一盏盏连成线，照亮了无数归人的路。世人总说归程漫漫，可比起路途的遥远，更让人惦念的，是那盏为自己而亮的灯火。它藏在腊月的寒风里，藏在寻常的烟火中，不张扬，不耀眼，却能让所有奔波有了落点，让所有思念有了归处。所谓年关，大抵就是这般——纵有风雪阻路，总有灯火相迎，心之所向，便是归途。



腊月的暮色总落得急促，刚过申时，天就沉了下来。风裹着残寒扫过街巷，墙角积着未化的雪，被往来脚步踩得发实，泛着青灰的光。沿街灯火次第亮起，不是城里霓虹那样张扬，是寻常人家窗棂透出的暖黄，是巷口杂货铺门头悬着的灯笼，光晕柔和，把归途上的人影拉得忽短忽长。

我拖着行李箱缓步前行，轮碾碾



风把黄昏揉成了糖

□ 董国宾

风是有手艺的。它不声不响掠过屋檐时，携着白日残留的余温，指尖轻捻，便将漫天黄昏揉成了糖。那糖是琥珀色的，裹着云层的绵软，沾着远山的轮廓，慢悠悠淌过街巷，漫进每一寸寻常光阴里。

最先尝到这甜味的，是西天的云。原本素白的云絮，被风反复揉搓，浸满了落日的霞光，渐渐酿成了橘红、玫紫、鎏金交织的模样。它们不再是天际漂泊的过客，反倒像被精心雕琢的糖块，层层叠叠堆在天边，边缘还泛着毛茸茸的光晕。风轻轻一吹，便簌簌落下细碎的糖屑，洒在屋顶的青瓦上，落在窗棂的雕花上，连墙角的青苔都裹上了一层浅浅的甜。墙角的野菊也沾了光，花瓣上凝着细碎的糖粒，晚风掠过，便抖落一地甜香，引得几只蜜蜂迟迟不肯归巢，围着花枝嗡嗡打转，像是醉在了这黄昏的蜜意里。

老槐树的枝桠是最好的糖架。风穿过枝叶的缝隙，把细碎的霞光缠在枝桠间，那些蜷缩的槐树叶，便在暮色里渐渐舒展，染上了蜜糖般的光泽。几只麻雀停在枝头，啄食着风中飘来的甜意，叽叽喳喳的叫声也变得柔软起来。树

下的石凳上，坐着摇蒲扇的老人，他们的白发被霞光镀上一层暖黄，脸上的皱纹里，都藏着浸了甜的安详。风拂过他们的脸颊，带着槐花香与糖香，把岁月的褶皱都熨烫得平整温和。老人手边放着一杯晾温的粗茶，茶叶在杯中沉沉浮浮，茶汤里映着天边的糖色，抿一口，竟是茶涩里混着黄昏的甜，漫过舌尖，落进了心底。

巷口的杂货铺也浸在这甜意里。褪色的红漆招牌被霞光染得透亮，窗台上摆着的玻璃罐子里，装着五颜六色的水果糖，玻璃表面映着天边的糖彩，连罐子里的糖块都像像是吸饱了黄昏的甜。老板坐在竹椅上，慢悠悠地摇着扇子，看着放学归来的孩子们追着风跑，风把他们的衣角吹得鼓鼓的，也把糖香送进了他们的衣兜。不知是谁家的猫咪，蜷在铺子门口的台阶上，毛发被霞光镀上一层金红，它眯着眼舔着爪子，连胡须上都沾着淡淡的甜，仿佛连梦都要被这黄昏酿成蜜糖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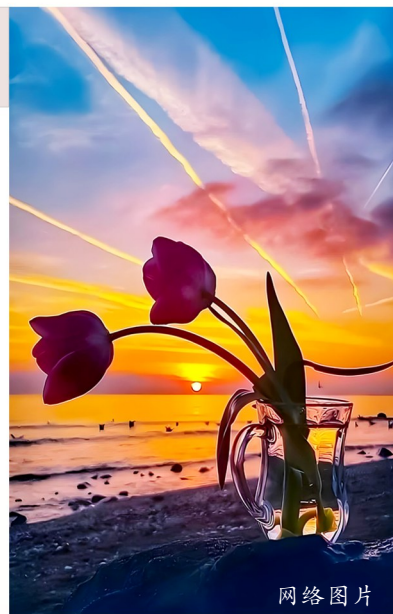
街巷里的烟火气，也裹着这糖味漫开。卖麦芽糖的小贩支起摊子，风把叮叮当当的铜铃声吹得很远，与霞光缠在一起，成了黄昏最动听的注脚。孩子们攥着零花钱

围过来，小贩用小锤轻轻一敲，“叮”的一声，脆生生的麦芽糖便裂开了纹，里面裹着的芝麻香混着黄昏的甜，瞬间漫满整条街巷。妇人提着菜篮走过，篮里的青菜还带着露水的清新，与空气中的糖香撞在一起，酿成了最寻常的人间甜味。

河面上的黄昏，是被风揉化的蜜糖。落日的余晖洒在水面上，风一吹，便漾开层层叠叠的波光，像打翻了的糖罐，甜意顺着水流缓缓蔓延。岸边的芦苇被染成了金黄色，穗子在风中轻轻摇曳，把细碎的糖光抖落在水面上。一叶小舟划过，船桨搅碎了水中的霞光，惊起几只水鸟，它们的翅膀载着满身甜意，掠过水面，飞向暮色深处。

渐渐地，天色暗了下来，天边的糖色也渐渐淡去，化作了浅灰的暮色。但风留下的甜，却没有消散。它藏在窗台上晾着的衣物里，藏在灶台上温热的粥碗里，藏在邻里间一句温暖的问候里。路灯亮起时，昏黄的灯光与残留的糖意交织，把街巷照得温柔而静谧。

我们总在追寻世间的甜，却不知最纯粹的甜，早已被风揉进了黄昏里。它不是糖果的浓甜，也不是蜜糖的腻甜，而是一种浅淡而绵长的甜，藏在岁月的肌理里，藏在寻常



网络图片

的烟火中。它抚慰了白日的疲惫，温暖了夜晚的寒凉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都多了几分柔软的诗意。

风还在继续吹，把今天的黄昏揉成糖，又把明天的希望悄悄酝酿。或许我们都该慢下来，在黄昏时分，闭上眼，静静感受风带来的甜意，感受霞光漫过肩头的温暖。那时便会懂得，生活最动人的滋味，从来都藏在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柔里，就像风把黄昏揉成糖，而我们，恰好尝到了这世间最纯粹的甜。

